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人间小景

◆风雅颂

天空之镜

洪放

秋天的一个夜晚，梦境如同火车，哐当而来。沉在梦境之中，于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幸福。能在梦境中，与过往再相遇，与未来提前相遇，与在人世间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相遇——无论这过往多么不堪，未来多么艰难，命运多么坎坷，但毕竟能藉着梦中的相遇，切切实实地感知一番，回味一番，体验一番。梦中，我们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原形毕露；更重要的，是可以将那些人生中少有的美好，延长些，再现实些，暂驻些，握紧些。

于是，我看见了天空之镜。无边无际。当然，事实上它是有点边际的，只是以我们短浅的目光，难以触摸而已。如同宇宙，也应该是有边际的。只是边际太过遥远，而且，边际之外依然是边际。又如人生，人生也是有边际的。每个人的边际，来源于他的内心。内心多宽广，边际就有多丰富。如此，我就想象着这天空之镜的边际。

它在哪？在远处钢铁一般耸立的祁连山，还是更远处那戈壁、大漠、胡杨与古道？

在史书中吗？还是在藏红花细小的根茎上？

在古来征人的烽火里，还是在被风水掩埋的苍茫中？

我站在天空之镜之中。巨大的镜子，清晰的地方，可以看见映在其中的面影；而更多的地方，是朦胧。朦胧恰恰印证了这镜子的辽阔。我感觉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被吸进了镜子之中，成为镜子中的一点光，一点沙砾，一点渐渐同镜子融在一起的幻觉。而我自己，依然独立在镜子之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在人群之中，但其实我们是消失的。人群并不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停留、感叹。但在这天空之镜中，我却是独立存在的，人群消失了。人群回到了镜子的空无与浩瀚之中。也因此，我的独立，恰恰呈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

我沿着梦境，回到许多年前，回到西部，回到这现实的天空之镜之中。老式的大巴，扬起尘土。道路两旁的芨芨草，灰头灰脸；偶尔也有些低矮的植物，像是最后的守门人，紧贴着戈壁。天地之间，是望不到的灰暗。一车子的人都静默。在大西北，静默是最好的说话方式。静默之中，就表示了震撼、空阔、茫然与孤独。静默之中，突然光线四开，天地闪亮。有人说：“大盐田到了！”

大盐田。不错，就是著名的大盐田。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在盐的味道中生存，见识过粗的、细的，在古朴的瓦罐中盛着的、在细腻瓷缸中放着的盐。盐给了我们骨骼，力量，血性。盐也使贫寒的岁月，有了支撑。吃着盐，谁曾想过这盐田？想过它居然是一面天空之镜。盐都消失了，它只是镜子，镜子上不仅有光芒，不仅有沙砾，更有道路，高远的天空，和镜子之下的深不可测的盐井。

我其实有些期待这天空之镜中，是不是会突然生长出一棵树，或者盛开出一朵花。那样，我便不孤独了。我便成了在天空之镜中，与树、与花一道呼吸、静守、默契的人了。自然赋予了人类生存和思想的力量，也时常提醒着人类：你仅仅只是一次过往。时光永远向前，天空之镜永远存在，而站在其中的我，或者那些正沉进天空之镜的同行者，他们，我，都只是过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空之镜并不曾在意我们的到来。我们的一切行为，思想，情感，都只是我们对着天空之镜的倾诉。它甚至在我们到来的这一瞬间，让盐味返回到了自然之中，我们站在镜子里，面容苍老，尘垢满面。我们自己看出了自己的可憎，却无法用一粒盐、一滴水去擦拭。我们回到了本原，我好像听见镜子深处发出的声音：

走在镜子中的人，一辈子便永远能照见自身。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儿时放学路

江东苇

儿时小学在隔壁一个较大的村上，学校出门就是大片的农田。春天，有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苗。孩子们放了学，就结伴在坝埂上拔茅针，茅针的学名不得而知，它里面的嫩芯可以直接吃，咀嚼起来略有点甜味，大家在春风中你追我赶，把茅针剥出来，一左一右挂在耳朵上，微风吹过耳际，丝丝清香在鼻间荡漾。随手拗根芦苇，做成芦笛，含在嘴里吹得“哔哔”作响，一边吹一边走回家。

路上有一片竹窠，我们每天放学是照例要钻进去“探秘”的，在这个小森林里，小动物小植物努力生长，和谐共处，哪怕是一方青苔，也有旺盛的生机。立夏之后，雨水渐丰，竹窠里愈加遮天蔽日，无数星星点点的花朵点缀着，数不清的飞蝶忽上忽下美不胜收。孩子们结伴钻进竹窠中玩耍，掏鸟蛋、挖田鼠、抓虫子……竹窠里生长各种小动物，刺猬、野兔、猪獾、黄鼠狼，我都曾亲眼见过，还逮到过刺猬，孩子们很稀奇，围成一圈，用竹棍儿你戳一下我戳一下，玩了一阵没兴趣了便一哄而散，放了刺猬一条生路。

夏天来了，放学路上越发生动起来。野生的栀子花东一丛西一丛，极香的味道直往鼻子里

◆信笔扬尘

旅途小悟

王文元

知天命之年，携妻女从宣城出发，千里奔波，于古兰州落地，须臾未敢停留，沿祁连山脉，由西南扁都口折返东南方向，进张掖，看丹霞，逛莫高窟，踏月牙泉，摘雅丹，游茶卡盐湖，荡青海湖，登塔尔寺，置身柴达木，游兴正浓，想赋诗一首，苦于腹中无书。



◆史海泛舟

昭明太子在宿松的史迹钩沉

张敏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南朝梁武帝萧衍长子，字德施，小字维摩。据《萧统年谱》记载，天监元年（502）被册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亡，谥号昭明，葬安宁陵，史称昭明太子。他一生酷爱读书，勤于著述，主持编撰了《昭明文选》。

萧统曾游历松兹大地，在宿松留下众多圣迹。历经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演变以及传承，这些圣迹已成为松兹地域文化的瑰宝。由于历史悠久、地理兴废，加之昭明太子英年早逝，地方史志记载不多，使得人们很少了解昭明太子在宿松的活动轨迹。笔者从地理位置、实地文物和后世传承入手，进行初步梳理，企图还原一段历史。

一、襄阳、停前驿、枫香驿与昭明太子
《梁书》：“初，高祖未有男，义师起，太子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梁书·丁贵嫔传》：“高祖义师起，昭明太子始诞育，贵嫔与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还京都。”又据《梁书·武帝纪》：“是年十二月建康平。”综合这三则史料可知：昭明太子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十二月，随母还京都。
襄阳是郡名，其所辖范围均可称襄阳。公元206年，曹操夺取荆州，分南郡北部及南阳郡南部设立襄阳郡，郡治为襄阳县。西晋沿袭。东晋时，在襄阳郡侨置雍州（隋以后恢复襄阳郡），齐梁沿袭。萧统父亲当时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南朝齐内乱，起兵南下途经雍州地域治下的黄梅县。据清代《黄梅县志·古迹》载：“太子驸，即今停前驿。梁武帝行兵驻此，产昭明太子萧统，故名。”也就是说，昭明太子出生的准确地点就是在宿松

钻；霞米花（可能是一种野生的蔷薇）白得俏生生的，蜜蜂嗡嗡地飞上飞下围着转；还有新生的苍耳，有时小伙伴们疯玩，把翠绿的苍耳子偷偷放在女生的头发上，摘也摘不掉，扯也扯不开，等把苍耳子硬生生地扯下来，要扯下秀发一小缕，疼得掉一两滴泪。

河边的垂柳上常有天牛，趴在树干上，颜色相近，须仔细找。捉天牛不难，它们如同呆子，感觉到有人也不飞走，慢慢两步便不动了。待你找准机会，一伸手捏住它脖子下方的硬壳，它便会吱吱扭扭地叫起来。

秋天到了，河边一簇簇芦竹开始抽穗，芦竹穗子一根一根呈火把状，直指云天。我们也经常玩这个穗子，先选定一根，然后揪住叶子把一整根芦竹给拗弯下来，顺着芦秆子一点点往前捋到顶部，把穗子给折下来，用小刀在穗子秆上划一道缝，做成芦竹哨子，能吹出很响的声音，还有一股好闻的清香。旷野上，夕阳的余晖慢慢隐去，这个时候，水边有很多飞鸟觅食戏逐，亦有“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之妙。

每逢秋收前后，路边的菜地就变成孩子们的“粮仓”。放学路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两句，便三步

手握黄沙，沙自流，面戈壁，遥忆驼铃悠悠，商贾云集，不夜城繁华如梦；脚踏石粒，迎风北望，不见当年戈矛生辉，北击匈奴，汉武大业的霸气；张骞脚印今何在？王圆篆又是谁？劝君更尽一杯酒的兄弟情，呼韩邪单于迎亲车队的喧

旅途小悟

王文元

手握黄沙，沙自流，面戈壁，遥忆驼铃悠悠，商贾云集，不夜城繁华如梦；脚踏石粒，迎风北望，不见当年戈矛生辉，北击匈奴，汉武大业的霸气；张骞脚印今何在？王圆篆又是谁？劝君更尽一杯酒的兄弟情，呼韩邪单于迎亲车队的喧

两步跳到地头，扒开叶子，拽出一条黄瓜，河里洗洗，拗成几段，“即咋即咋”便啃起来。还有就是烧山芋烧玉米，烧山芋可不能捡那种粗短肥大的笨山芋，而要选细长形的，不容易烧透，而且方便掰开“分赃”。找一处稍平整的地面，先刨一个浅浅的坑，拗一些芦竹等枯秆垫在下面，挖几个山芋来，铺在柴火上，盖些茅草和干芦柴，划着洋火，再轻轻吹上几口气，袅袅青烟升起，火苗慢慢起来，烧山芋急等不得，须用余烬慢慢煨，添几把柴火，便跑远了玩，一会儿过来看看，再拾些柴火放上去，再玩一会，又过来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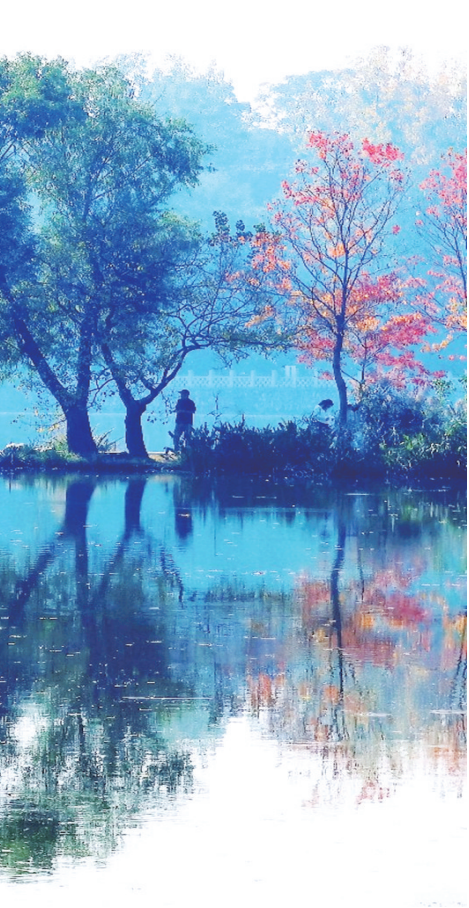
等火光终于消散，领头的家伙说句应该差不多了，便一股脑儿围上去，用烧火的棍棍轻轻拨开灰烬，黑灰下埋着的山芋便露出来，我们不约而同地向眼前这堆黑灰伸手，烫手的山芋从手上烫到舌尖，烫得“斯哈斯哈”直叫，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烫而停手，左手倒右手，边倒腾边吃，就生怕别人吃多，自己赶不上。野火堆里烧的山芋全不同于现在外面卖的那种烤山芋，刚出土的山芋，绵软香甜中带着一种烟火气，没吃过的人很难明白其中的滋味。

吃完往茅草地上一趟，远远望着咸鸭蛋黄一样的落日，一阵风来，苇叶沙沙，秋虫蛩鸣。真可谓是光阴素净，人生留白。

这一路，早晚草木葱茏，四季花开不败，放学的欢快和自然界的馈赠连在一起，这份无忧无虑、花草相伴的童年时光，即便远去多年，依旧芳香四溢，五彩斑斓。

雷声，都已尘封黄沙中；眼见游人如织，感慨身处和平之盛世，守初心，立事业，追理想，真不枉生中华之盛世也！

几天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随着飞机的轰鸣，我的心情有种莫名的不舍，不知是祁连山脉的巍峨震撼了我的心，还是“大漠孤烟直”的荒凉揪住了我的魂。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萦绕：我美吗？我美吗？其实我的评价大可忽略，重要的是我曾来过。此刻，我好想与你有个约定，待耄耋之年，我定会再来，看你变或者不变的容颜。定要亲吻你的额头，像大地之子一样，匍匐在你胸前，倾诉我三十年的见闻……



碑，尊为古迹，盖贤哲所过，憩息成祠，衣冠作墓，见诸载籍，不独此也。”县志清楚地表明，在宿松的昭明太子萧统墓是其衣冠冢，以示宿松人民对太子的敬重和怀念。这又是昭明太子在宿松活动过的证据。

三、分经台、太子庙
正是因为历史上昭明太子曾在宿松活动过，所以宿松有不少与昭明太子有关的传说。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分经台、太子庙的故事。

南朝梁武帝信奉佛教，将佛教作为治国手段。昭明太子因信佛能文，喜爱游山玩水。相传在公元524年，他带领一帮幕僚沿着他出生后去建康的线路采风，到宿松时长住过一段时间。他先是建起了法华寺，在那里校正佛经，曾分《金刚经》三十二章于此，并封该地分经、晒经的石台为分经台。据刘氏族谱记载，明末庠生刘世济曾写诗咏《分经台》：“青山空见法华名，崖上高台鸟迹平。萧寺已随风雨散，金经不断石云生。隔溪小径闻樵语，入郭闲村见客行。洗净苔碑寻往事，文心千古忆昭明。”清初三才子之一的朱书也曾作分经台联：“牧童横吹过山去，杜鹃花发上台来。”这些诗联无不表达出对昭明太子的敬重、爱戴与怀念。

太子庙位于今宿松县松兹街道境内的宿复线9公里处。相传，昭明太子在宿松游历期间，曾在葫芦坡下的一村舍中停了下来，同那些文人雅士一起潜心编纂《昭明文选》。他死后，当地的乡民士绅在那里为他立了块石碑，缅怀其著述之功。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百姓说昭明太子在葫芦坡下显圣，于是有人牵头在他当年编纂文选的地方卜地建起了一座庙，名曰“梁储宫”——这就是太子庙。此后，自清朝康熙至光绪二百年间，太子庙经过了四次重修或扩建，到民国初年又进行了两次维修。

宿松昭明太子的圣迹传递着昭明太子在宿松的活动轨迹，既有历史文献依据，也有文化传承脉络。虽传说色彩颇浓，但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的建构与重塑，是对松兹地域文化的丰富。

在鹤落坪问候山水

欧阳健子

——
在鹤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停下时间脚步的
除了我和起伏的群山
还有草坪上几只悠闲自在地白鸽
它们收起天空里的翅膀
把咕咕的声音留给我
启示我去做热爱山水的鸟类
只有山水可以阻止时间
可以阻止一个人的枯萎
我所栖身的闲云民宿临水而建
两岸斑驳陆离的石头
牵引出一条溪流和丛生的菖蒲
我无法知道自己与一条河流的走向
是否相反。或是相近
与那些石头的身世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我相信满山殷红的杜鹃花
可以填补空缺的爱情
托举着我跋山涉水的夜空
让我与青山一同入睡
一个人在群山已
选择一座期待已久的山峰
就可以作为终身的靠山
在山顶远眺或俯瞰
人世间的一切与云雾擦肩而过
只有你自己站在风中
心胸辽阔

二
我蹲在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磨上
试图从中找回那些研磨过的时光
这些从民间搜集过来的石磨
在我脚下呈两列S形延伸出来
像一组有序排列组合的隐喻
带着深刻的思想呈现在地上
石磨碾压的时间
牢牢镶嵌在大地的表面
而留下的石孔
像一双深邃的眼睛
长久注视着天空和行人

三
寒意阵阵的山风
如同一双恋爱的手
抚摸着山顶上月亮苹果一样的脸
抚摸着五针松和金钱豹宝贵的斑纹
抚抚着我中年疏密有致的时间
心里那一堵密不透风的石墙
在最后一场春风中坍塌殆尽
“我问青山何时长老，
青山问我几时闲。”
我在月光中看到的山水
已不再是简单的山与水
它们从容不迫地从我内心流过
满地闪动的月影
来自事物隐藏的背后
每一处都闪着灯盏
皖鄂交界吴头楚尾的鹤落坪
身临其境的时空删繁就简
起始和终点可以被一座山脉所概况
沿着山水出发
空荡的身体就装满了千山万水

往长丰

刘鹏程

往长丰的人，“背了盅和魔障”
寻找长丰大道
不见长丰大道，却见
风和速度在头顶闪了一下
揉了揉眼睛，有流水的影子
往长丰，和陌生的自己相逢
谈谈吴山贡鹅下塘烧饼
尝尝庄墓圆子造甲龙虾
从1965年走来，多么幸福
但在草莓红透的时候，整个长丰
就有些魅惑
必然在“五湖”之上，遇见“分水岭”
必然遇见“非遗园”里，生出春风
往长丰，这么年轻
现在借我三分钟
从一个烧饼到三辆比亚迪
从智创到智造，我就看穿了
上面的流水线，就是我们寻找的
长丰大道——

